



外教社走近经典法语阅读系列

主编 曹德明

Eugénie Grandet

欧也妮·葛朗台

Honoré de Balzac

巴尔扎克 著



外教社走近经典法语阅读系列

主编 曹德明



Eugénie Grandet

欧也妮·葛朗台

Honoré de Balzac

巴尔扎克 著

黄晞耘 导读

陆 焕 注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也妮·葛朗台 / (法)巴尔扎克(Balzac, H.)著; 黄晞耘导读; 陆焕注.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2

(外教社走近经典法语阅读系列)

ISBN 978-7-5446-1164-0

I. ①欧… II. ①巴… ②黄… ③陆… III. ①法语—语言读物
②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 H32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2308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任倬群

印 刷: 上海新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 7.625 字数 20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1164-0/ I · 0072

定 价: 21.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笔下，人性的贪婪与吝啬被写成一种“惊心动魄的罪恶”。他向读者表明，强烈的拜金主义是如何窒息了人的亲情、爱情，如何扼杀了欧也妮所代表的纯洁与美好。在告诉侄儿其父自杀的噩耗时，“葛朗台并没有觉得为难，（……）‘你父亲死了’这样的话，没有什么大不了，父亲总是死在孩子前面。可是‘你一点家产都没有了’这句话，却包括了世界上所有的苦难。”听见查理凄惨的嚎哭，葛朗台轻蔑地说：“这孩子没有出息，把死人看得比钱还重。”他唯一真正关心的人是独养女儿欧也妮，然而那也主要是因为女儿是他的财产继承人。“把一切照顾得好好的！到那边来向我交账！”这是他临终前对女儿说的最后一句话。

难忘的人物与难忘的细节，这是衡量小说生命力的两个基本标准。《欧也妮·葛朗台》的生命力在于，它所表现的问题不仅属于巴尔扎克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且属于每一个时代。只要有人的存在，有人性的弱点存在，这样的小说就永远具有现实的意义，因为它所表现的真实性与普遍性，使“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心里发现剧中的要素”（《高老头》）。正如作者在《人间喜剧》前言中所言，这些小说中塑造出来的人物的存在，“与他们所生活着的时代的存在相比，显得更为悠久、更为真实确凿”。

然而，这个天使般纯洁的女人却饱受了人间的不幸与孤独。她从小到大都要忍受父亲的专制和吝啬，相依为命的母亲凄凉死去，心上人查理又无情地抛弃了她，绝望之下所嫁的丈夫只爱她的钱，丧夫后那些包围她的人也一心只图她的钱财。这便是作者要向我们讲述的欧也妮·葛朗台的故事：“她在世等于出家，天生的贤妻良母，却既无丈夫，又无儿女，又无家庭。”呈现在读者眼前的这位悲剧女主人公，恰似一朵被铜臭窒息而枯萎的百合花。现在我们看到，《欧也妮·葛朗台》不仅仅写了葛朗台的贪婪与吝啬这一方面，而且还写了欧也妮的纯洁美好，以及这种纯洁美好所遭受的不幸。我们只有将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才有可能对作者的创作思想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才有可能了解为什么他要塑造欧也妮这个人物、并且将其名字作为小说的名字。

1842年，巴尔扎克曾经为其小说总集《人间喜剧》写过一篇重要的前言。他给自己的小说创作定下的主旨，就是要通过严格摹写现实，“看看各个社会在什么地方离开了永恒的法则，离开了真，离开了美”。欧也妮就是一个体现了作者真善美理想的形象。作为一种理想，欧也妮的天使般的纯洁在物欲横流的现实中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至少是非常罕见的。然而理想的意义并不在于其既存性，而在于它是一个参照物，一个观照现实的价值标准。欧也妮的形象表明，巴尔扎克不仅是一个只知道“反映现实”的作家，而且还是一个告诉读者人与社会应该是什么的作家。

正是因为怀有这样一种作为参照的理想，巴尔扎克看待现实的目光才会如此锐利、如此具有洞察力和批判性。他所看到的是，人性中的利欲过分地发展了人的不良倾向，整个时代的弊端暴露无遗：“金钱控制法律、控制政治、控制风俗，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莫里哀笔下，阿巴贡的吝啬只是被表现为一种滑稽可笑的积蓄金钱的本能，而在巴尔扎克

个泪人。但是他和《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一样，有着强烈的野心。淳朴的堂姐欧也妮将自己积攒多年的私房钱连同纯真的感情都给了他，而查理在经历了非洲和印度的混迹冒险、昧心发财之后，“心变冷了，收缩了，干枯了”，他变得狠心刻薄，贪婪到了极点。他赚了大钱回到法国，却坚决不为死去的父亲还债，结果欧也妮帮他还了那笔债。可堂姐此时在他心中已经毫无地位，为了攀附上流社会，他毫不犹豫地娶了自己根本不爱的德·奥勃里翁侯爵的女儿为妻。查理写给堂姐的那封绝情信，活脱脱显示出一个唯利是图之人的卑劣，正如小说里所说：葛朗台家的血统在他这里没有失传。

对《欧也妮·葛朗台》的评论一般都只将重点放在老葛朗台身上，而忽视了欧也妮在小说中的重要性。实际上，如小说名字所提示的，欧也妮这个人物形象非常重要。她在作品中的基本作用首先是与父亲葛朗台构成一种鲜明的对照。如果说葛朗台代表的是拜金狂和极端的功利主义，那么欧也妮代表的则是对金钱的淡漠、纯真的情感、信仰以及天主教的慈善。价值六千法郎的私房钱、在父亲葛朗台眼里无比看重的金币，欧也妮毫不犹豫“丢进了爱情的海洋”。母亲死后，父亲处心积虑要她放弃对母亲遗产的继承权，欧也妮同样毫不犹豫就签了字。为了自己对堂弟查理的熄灭不了的感情，欧也妮替他还了150万法郎的债务，虽然查理已经把她忘在脑后。33岁时，欧也妮当了寡妇，“上帝把大堆的黄金丢给被黄金锁缚的女子，而她根本不把黄金放在心上，只向往天国，过着虔诚慈爱的生活，只有一些圣洁的思想，不断地暗中援助受难的人”，她办了不少公益与虔诚的事业，捐助养老院、教会小学和公共图书馆。在巴尔扎克笔下，欧也妮有如一个圣洁的天使，她的存在给小说中那个充满恶浊铜臭的世界树立了一个反衬、一个对照。

人们往往更多地注意到葛朗台在生意场上贪婪、凶狠、敛财有道，在家庭生活中主宰、控制一切，似乎他是一个具有坚强意志、控制力和自控力都极强的人。然而，在这种主宰、控制意志的背后，其实有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控制了他，那就是金钱。葛朗台对金钱的贪婪和吝啬，达到了一种身不由己、不能自拔的地步，如同中邪者或是吸毒者一般，他一生为金钱而活，为金钱而死，在这个意义上，他更应该被看作是一个被金钱完全控制的奴隶，一个令人既震惊又叹息的可怜虫。这个悲剧形象告诉我们，人性中普遍存在的贪欲本能一旦发展到极致，将会有多么可怕、可怜和可悲。

在阅读《欧也妮·葛朗台》时，人们的注意力也往往容易集中在葛朗台一个人身上，而忽视这个人物所具有的代表意义，忽视巴尔扎克向我们讲述的乃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小说开篇的描写结束后，故事一开始，叙述者就向读者介绍了像苍蝇一样围绕着葛朗台的财产打主意的克罗旭和德·格拉桑两家人。他们都想通过联姻得到欧也妮继承的巨额财产。牌桌上，众人表面上都若无其事，装作聚精会神地摸牌，其实心里“都念念不忘地想着葛朗台的几百万家私”，他们殷勤地奉承欧也妮，为的是表演给葛朗台老头看，因为老头儿的那张脸在觊觎其财产的众人眼中，象征着“法力无边的财神，现代人的上帝”。克罗旭家的德·蓬风，当地初审法庭的庭长，后来娶到了并不委身于他的欧也妮，或者说，得到了欧也妮所代表的那笔巨额遗产，但是他无福消受便一命归西，欧也妮成了寡妇。小说的最后，觊觎欧也妮财产的另一个利益团体——德·格拉桑一家，又开始像苍蝇一样包围着这个有钱的寡妇。

葛朗台的形象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尤其折射在他的侄儿查理身上。这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起初天良未泯，得知父亲自杀的消息后哭得像

然而，不要因此就将葛朗台仅仅看作是另一个阿巴贡（莫里哀喜剧《悭吝人》中的主人公）——这是一般评论容易作出的简单化判断。事实上，比起阿巴贡来，葛朗台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守财奴，他还懂得利用一切商机去攫取最大的财富，在他身上，更多地体现出完全以财富衡量个人价值的资本主义时代特征。葛朗台早年是一个富裕的箍桶匠，他识得字，能写能算，精明狡猾，后来继承了几大笔遗产，又买下当地最好的葡萄园，并投资各种地产、公债，放贷，投机。小说里强调，“讲起理财的本领，葛朗台先生是只老虎，是条巨蟒：他会躺在那里，蹲在那里，把俘虏打量个半天再扑上去，张开血盆大口的钱袋，倒进大堆的金银，然后安安静静地去睡觉，好像一条蛇吃饱了东西，不动声色，冷静非凡，什么事情都按部就班的。”小说中还有这句极为形象的比喻：“他走过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看见了而不觉得又钦佩、又敬重、又害怕的。索漠城中，不是个个都被他钢铁般的利爪干净利落地抓过一下吗？”

这是一个集吝啬守财与攫取、占有欲为一身的拜金狂。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巴尔扎克就多次写到葛朗台看见金子时的眼睛，而透过那双眼睛，我们得以深入到葛朗台的内心世界，窥见他的灵魂、他的人生观与幸福所在：“半夜里他瞧着累累的黄金，快乐得无可形容。连眼睛都是黄澄澄的，染上了金子光彩。”弥留之际，葛朗台坐在藏有金币的密室前，他所有的生命力都退守在眼睛里了，他“一连几小时用眼睛盯着铺在桌上的金路易”，“脸上的表情仿佛进了极乐世界”。教士来给他做临终法事，葛朗台一眼看到的是银子做的十字架、烛台和圣水壶，他那似乎已经死去几个小时的眼睛立刻复活了，目不转睛地瞧着那些法器。“神父把镀金的十字架送到他唇边，给他亲吻基督的圣像，他却做了一个骇人的姿势想把十字架抓在手里，这一下最后的努力送了他的命。”

描写在本质上是静态的。《欧也妮·葛朗台》开篇长段的、静态的、细致入微的描写，让读者感到时间在索漠城几乎是停滞的，这种停滞暗示着女主人公欧也妮的生活乃至生命也是单调的、机械的、停滞的。欧也妮家的那栋老屋，灰暗、阴森、寂静，19世纪法国外省城市的全部生活面貌就浓缩在这样一栋老屋里。那是一种阴郁的、枯燥乏味的、没有生机与爱的、缺乏人性的、令人窒息的生活。如果单是阅读那些长篇描写，读者可能只对其中的诸多细节感兴趣，而对这些描写在总体上的意义却并不清楚。然而，在读完整篇《欧也妮·葛朗台》之后，我们会领悟到那些大段细节描写已经营造出一种整体的氛围，在不知不觉间引导了我们对小说的理解：它们暗示着主人公的生活状态，它们是主人公命运的见证与象征。

出色的小说总是会在读者脑海中留下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而人物之所以难忘，必定是因为他们有着某些独一无二的特征。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往往都是一些受到强烈占有欲与激情驱使的偏执狂，偏执于金钱、野心和权力。葛朗台老头就是这样一个独特的人物。小说开始时他已经积累了五六百万法郎的财产——这在当时是一笔惊人的财富，然而他却出奇地吝啬，并且以一种绝对的专制将自己的吝啬强加给妻子、女儿欧也妮和女佣拿依：“多年来女儿与女佣拿依用的蜡烛，吝啬鬼总是亲自分发的，正如每天早上分发面包和食物一样”，为了节省，全家人晚上只准点一根蜡烛；葛朗台太太当年的陪嫁与继承的遗产给丈夫带来三十多万法郎，可丈夫给她的零用钱“每次从不超过六法郎”；欧也妮和母亲“像女工一样整天劳作，手中永远拿着活计”，而女佣拿依更是被葛朗台当作家奴一般利用，她“包办一切，煮饭、蒸洗东西、拿衣服到卢瓦尔河边去洗，（……）天一亮就起身，深夜才睡觉”。

些凄凉的成分。

为什么要有这些大段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因为巴尔扎克是小说家而不是哲学家，他的小说家天赋使他不满足于像哲学家那样用抽象的概念进行写作，他时刻都希望能够让读者看得见：这正是文学作为艺术的感性、具象特征之所在。看得见的东西必定是具体的、感性的、细节的；但这种看得见不同于绘画、图像的视觉效果——它们虽然真实，但是也局限了接受者的想象力。文学艺术诉诸的乃是读者的视觉想象力：感性的、细节的语言激发了读者丰富的、自由的想象，从而使每一个读者都能在自己的头脑中创造出一个真切的、独特的想象界。

描写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它让我们进入到一个特定的环境中，让我们逐渐对这个环境以及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人物有所了解、有所熟悉，但又让我们觉得，我们对主人公身世命运的了解仍然只是片断的、局部的，我们希望知道在他们身上究竟将会发生什么故事，以及故事最终将有什么样的结局。这是一种与人类历史同样古老的好奇心，它紧紧维系着从第一个讲故事的原始人到今天的小说家与其听众或者读者之间的关系，它是小说艺术赖以存在的基础。

在巴尔扎克笔下，大段细致的描写还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它远不只是对故事发生地点与环境的一种简单提示，而是向读者展示出一片人物赖以生存的特定的、必须的土壤：就像植物必须植根于属于自己的土壤中才能存活一样。为了使笔下的人物具有生命，巴尔扎克将其深深地植根于某个特定的环境之中，而这个环境与人物的生活和命运之间，有着潜在的、密切的内在联系。正如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阐述伏盖公寓与其女主人伏盖太太之间的内在关系时说过的那句名言：“她的整个人品足以说明公寓的内容，正如公寓可以暗示她的人品。”

有机整体，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广阔画卷。

《人间喜剧》包括三大部分：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分析研究，其中以“风俗研究”的分量最重，这个部分又分为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事生活和乡村生活等6个场景。其中的代表作有《高布赛克》（1830）、《驴皮记》（1831）、《乡村医生》（1833）、《欧也妮·葛朗台》（1833）、《高老头》（1835）、《幽谷百合》（1836）、《幻灭》（1837—1843）、《贝姨》（1846）和《邦斯舅舅》（1847）。

《欧也妮·葛朗台》发表于1833年，是“外省生活场景”中的第二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翻开《欧也妮·葛朗台》，走进巴尔扎克创造的这个独特的小说世界，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叙述者对于环境、人物和细节的描写有着非同寻常的兴趣：这是巴尔扎克小说的一大特色。他的作品经常是以大段的环境描写为开始，继之以人物描写，然后将人物投入到行动之中，在行动中表现他们的性格与命运。在《欧也妮·葛朗台》的法语原文中，故事开始之前的描写长达18页。跟随这些描写，读者在想象中几乎亲眼看到了索漠城，看到了那座19世纪法国外省城市的街道，以及街上的各种铺面、手艺人、生意人，还有那些上了三百年的屋子：屋子的外表，木质的结构，久远的年代，窗槛的破旧黝黑：

某些外省城市里面，有些屋子看上去像最阴沉的修道院、最荒凉的旷野、最凄凉的废墟，令人郁悒。（……）里面的生活起居是那么幽静，要不是街上一有陌生的脚步、窗口会突然探出一个脸孔像僧侣般的人、一动不动、黯淡而冰冷的目光把生客瞪上一眼的话，外乡客人可能把那些屋子当作没有人住的空屋。（……）索漠城里有一所住宅，外表就有这

铜臭世界的一朵枯萎百合

——《欧也妮·葛朗台》导读

黄晞耘

巴尔扎克生于1799年，他的家乡是法国西部的都尔，与《欧也妮·葛朗台》中的故事发生地索漠城相距不远，都坐落在卢瓦尔河畔。读者们将会注意到，小说中时髦青年查理从巴黎到索漠时就会经过都尔，并且在那里“叫了一个理发匠把美丽的栗色卷发重新烫过”。

巴尔扎克年轻时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发财心切，满脑子五花八门的计划。他曾经打算开采银矿、经营菠萝业，后来又捣腾过出版。他经营过印刷厂、铸字厂，打算以后自己写书、自己印刷、自己发行，然而最后以破产而告终，并负债10多万金法郎，相当于后来的三四百万法郎，其中一笔还是父母的养老金。29岁的他年纪轻轻就债务缠身，几乎终生都在还债。可以说，囊中羞涩是巴尔扎克文学创作的强大动力，为挣钱还债，他写作写作再写作，一天往往要写上20个小时，靠喝大量的咖啡提神。据说巴尔扎克之死就有饮用咖啡过量的因素。

然而除了还债的因素，文学到底是巴尔扎克心中的女神，也是他的才华、他的抱负、他的人生使命所在。他希望当一个时代的“书记”，写出一部19世纪法国社会的风俗史。从1829年发表成名作《舒昂党人》到死后1855年出版《农民》，巴尔扎克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仅他的小说总集《人间喜剧》就包括91部小说，共塑造了2209个人物。他以自己的天才，通过“人物再现法”独创性地将这些作品编织成一个宏大的

大力支持下，我们推出了这套“外教社走近经典法语阅读系列”，第一批10本。这套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名家名著，激发阅读兴趣。我们从浩瀚的法国文学史中挑选出最有影响的10位作家，他们均是各自时代、各自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再从每位大师众多的作品中，选取最能体现他们风格的一部传世之作。

(2) 名师导读，指导阅读方向。我们邀请了国内法语教学领域的10位教授为每部作品撰写精彩的导读文章。这些专家既是法语教学专家，又是法国文学研究的权威，他们的文章告诉您每部作品读什么、如何读。

(3) 实用注释，方便阅读查询。我们根据实际阅读的需要，理出了作品中主要疑难之处，包括历史背景、语言难点、拉丁词汇等，进行简明注释，帮助您更好地理解原文。

(4) 精彩对译，提供阅读欣赏。我们从每部作品中挑选出若干经典片断，与精彩汉译进行对照，更凸现原文的魅力和译文的出彩。

(5) 作者生平，补充阅读信息。我们收集整理了大师们的生平，梳理成表，再现他们的传奇人生。

(6) 纯正朗读，丰富阅读方式。我们精心录制了每部作品精彩片段的录音，让您体验名著阅读的新方式，使您在反复听诵的过程中提高语言水平，掌握标准的语音语调。

希望我们的努力能让法语学习者找回阅读原著的激情，体会阅读的乐趣！

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

曹德明

总 序

法国文学丰富多彩，源远流长。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思潮、流派和作家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们的代表作是人类文化遗产中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对我国广大文学爱好者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雨果、巴尔扎克、夏多布里昂等著名作家的代表作更是我们法语学习者的必读作品。

我们这一代人学习法语，可以说都经历过边学习语言边啃文学原著的过程。说“啃”一点也不为过，因为一段文字往往要反复回味好几遍，才能悟透其中的深意，所以直到现在，许多经典的描写或对白仍烂熟于胸。原著阅读既提高了语言水平，又加深了文学涵养，如果说学好法语有诀窍，那么读原著无疑应该算作重要的一条。

现在的法语学习者读原著明显少了，甚至有些法语专业的学生四年学下来，从未完整读过一本原著，这种现象的确值得深思。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一是不愿读。如今的学习者很“务实”，什么有用学什么，什么能帮助就业学什么，认为其他的全“无用”，抱有这种实用主义心态的学习者不在少数。二是不会读。文学作品不是语言教材，片面地追求词句的理解只会越读越枯燥、越读越累。三是无书可读。国内这两年出版的法语教材、语法类的书不少，而读物不多，文学原著就更少了，图书馆、资料室中寥寥几本读物根本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无书可读让我们这些积极鼓励学生阅读原著的老师也无可奈何。

为此，在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的积极倡导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

Table des matières

Physionomies bourgeoises	1
Le cousin de Paris	39
Amours de Province	61
Promesses d'avare, serments d'amour	105
Chagrins de famille	157
Ainsi va le monde	199
Biographie de l'Auteur	227

À MARIA,

Que votre nom, vous dont le portrait est le plus bel ornement de cet ouvrage, soit ici comme une branche de buis bénit, prise on ne sait à quel arbre, mais certainement sanctifiée par la religion et renouvelée, toujours verte, par des mains pieuses, pour protéger la maison.

DE BALZAC

Il se trouve dans certaines villes de province des maisons dont la vue inspire une mélancolie égale à celle que provoquent les cloîtres les plus sombres, les landes les plus ternes ou les ruines les plus tristes. Peut-être y a-t-il à la fois dans ces maisons et le silence du cloître et l'aridité des landes et les ossements des ruines : la vie et le mouvement y sont si tranquilles qu'un étranger les croirait inhabitées, s'il ne rencontrait tout à coup le regard pâle et froid d'une personne immobile dont la figure à demi monastique dépasse l'appui de la croisée, au bruit d'un pas inconnu. Ces principes de mélancolie existent dans la physionomie d'un logis situé à Saumur, au bout de la rue montueuse qui mène au château, par le haut de la ville. Cette rue, maintenant peu fréquentée, chaude en été, froide en hiver, obscure en quelques endroits, est remarquable par la sonorité de son petit pavé caillouteux, toujours propre et sec, par l'étroitesse de sa voie tortueuse, par la paix de ses maisons qui appartiennent à la vieille ville, et que dominent les remparts. Des habitations trois fois séculaires y sont encore solides, quoique construites en bois, et leurs divers aspects contribuent à l'originalité qui recommande cette partie de Saumur à l'attention des antiquaires et des artistes. Il est difficile de passer devant ces maisons, sans admirer les énormes madriers dont les bouts sont taillés en fig-